

阿富汗史

第二卷 下册

[英] 珀西·塞克斯 著

商务印书馆

第四十六章 麦克马洪使团

赫尔曼德河在锡斯坦境内经常变迁，而它在锡斯坦又是波斯和阿富汗之间的边界，因而在三十年内就设立了两个界务委员会。

——寇松勋爵论边界。

啊！锡斯坦，愿云层拒不降落甘霖，愿废墟和沙漠盖没你的土地！入冬，你这里多灾多难；入夏，又蛇虫横行。真主为惩罚人类才创造了你，并使你成为一个地狱。

——引自一首阿拉伯诗。

四个界务委员会——在本章中，我要讨论亨利·麦克马洪爵士所完成的两次任务。第一次是有关印度—阿富汗边界；第二次，他奉命前往仲裁由于赫尔曼德河在锡斯坦三角洲行省改道而引起的波斯与阿富汗之间的边界问题。我还将扼要叙述一下，由土耳其军官法忽鲁丁将军于1935年划定从邦丹附近到喀什塔丹平原的边界问题。最

后还要提到 C.S. 麦克列恩少将于 1891 年对哈什塔丹平原所作的裁定书。

印度阿富汗界务委员会(1894—1896年)——亨利·麦克马洪上尉(后为爵士)首先接受了划分和标定从位于加玛尔河与孔达尔河会合处的多曼第起，直到俾路支斯坦、阿富汗与波斯交界处的库赫—依—马立克为止的阿富汗边界这个极为艰巨的任务^①。

关于目前讨论的这个地区——从地理上讲，这个地区显然可分为两大段。从多曼第到恰曼，全长三百三十哩，多是坎坷不平的高山，聚居着相互敌视的勇武好战的部族人民。而第二段则长四百七十哩，经过一个缺水的地区，那里仅有一片片沙滩和光秃秃的山丘，几乎荒无人烟。确实，对于上述这个地区简直缺乏资料，只有三个地点可以比较精确地标记下来，此即作为起点的多曼第，位于这条线半道上的新恰曼，以及终点库赫—依—马立克·希亚赫，或“黑酋长山”。“马立克”(Malik)此词可能指前伊斯兰时期信仰的一个神，

^① 我写这一章时会得到亨利·麦克马洪爵士的帮助，谨致谢意。

地位在“庇尔”(Pir)或圣者之下。

游牧或半游牧方式的居民——除了自然条件的困难以及遭受突然攻击的危险之外——麦克马洪曾从伐济里部族大队人马的侵袭中逃出虎口——还要考虑到“杜伦德协定”订立时，边界走向较为模糊的问题。要标定一个满意的边界，必须把那些可能是全游牧或者半游牧的各部族的地界先确定下来。而且，边界问题自然会广泛地引起那些有关方面的骚动，特别遇到彼此不睦、爱斗好战的情况，局势就更加危急。

可兰经的神判——幸而，对维持边界和平，还有一种决定边界的方法，这种方法虽然很少使用，但并非不受欢迎，这就是用发誓的方法来确定边界。引用麦克马洪的话：“让我举一个双方最后同意采用的这种权宜之计来定界的事例。先是推选这一方或那一方的某头面人物，双方同意由他主持神判。接着，当他不愿担任神判的顾虑打消后，群情激动的部族人民这时已鸦雀无声，焦急地期待着这一命中注定的时刻的到来。发誓人秃头顶着可兰经，光着脚迈步向前走，可是事事必须遵守注意事项，以免发生漏洞，不使他的灵魂犯下发伪

誓的罪过。可兰经必须是一本真的可兰经；秃头顶着，中间不能垫东西；他的脚底板既要光着又要洁净，不得沾着本部族的一粒尘土。这样准备就绪后，发誓人才起步出发，他所走过的路线，也就成为部族领地的界线了。”^①

英国委员会到达多曼第——1894年4月5日，麦克马洪到达了多曼第。这个委员会包括一个强大的测量队，由一百五十名旁遮普边防军组成的护卫队和一大队骑兵，连同友好的部族人民的部队在内，委员会总共有一千人和五百匹牲口。到达多曼第时，还没有得到阿富汗委员“锡尔达尔”古耳·穆罕默德到来的确切消息，但这一耽延，不仅使麦克马洪延长了测量工作，而且还同当地部族人民有了接触，可以探听情况。

古玛尔隘口——古玛尔河穿过苏莱曼山脉，注入旁遮普的德腊贾特平原。自古以来，加玛尔隘口就是阿富汗与印度之间商路的一大孔道。每年秋天，吉尔查依人和洛汉尼部族——通称为坡云达赫人——动辄数千人，携老挈幼，赶着骆驼、

^① 上校亨利·麦克马洪爵士：《国际边界》，原载《皇家美术协会杂志》，1935年11月15日。

山羊和绵羊从隘口那里下来。这时，他们正回到他们在山里的放牧地去，严厉控诉伐济里部族曾经攻击他们，使他们生命和骆驼遭到严重伤亡。

阿富汗代表的到来——5月30日，阿富汗委员的代表“哈里发”弥尔·穆罕默德到达了现场。陪同他的有许多吉尔查依部族的酋长，这些酋长对拟议中的边界线的英国一边的土地，竟提出了一些互相矛盾的含糊的要求，而且争吵不休。为了避免发生流血事件，他们从各种不同的道路来到了英国营地，而这时为便于扩大测量范围，营地已迁往孔达尔河上游去了。阿富汗方面实际上没有带着给养，因而对赠给他们的绵羊和其他供应品表示欢迎。

谈判的开始——当谈判开始时，看来爱弥尔曾命令他的委员不要亲自同麦克马洪会晤，而是通过使者以信件或口信来互通消息。再说，阿富汗委员并未携带有关“喀布尔协定”的地图。他带来的却是一幅完全不同的地图，在这幅地图上对边界标注是完全不正确的。况且，“哈里发”弥尔·穆罕默德与阿富汗委员的关系搞得很坏，这就更增加了麦克马洪的困难。

英国委员测量边界——尽管局势极端困难，麦克马洪仍一面进行谈判，一面顺着边界线持续地向前测量。到达海拔六千到七千呎的霍腊散平原时，情况开始有所改善。爱弥尔显然希望把英国委员的忍耐力消磨殆尽，以达到诱使他承认阿富汗那些含糊不清的要求的目的，但爱弥尔已经发现他弄错了。阿富汗营地的给养已开始告缺——这些给养是武力夺取的，很少出钱——而英国人则是出钱买东西，甚至从遥远的加兹尼也能取得供应品，尽管阿富汗委员竭力进行阻挠。

地图问题——8月18日，两位委员麦克马洪和古耳·穆罕默德举行首次会晤。唯一的话题是地图问题。这位“锡尔达尔”未曾接到有关前一张地图作废的指示，因此，他除了阿布杜尔·拉赫曼交给他的那一幅地图以外，其他地图一概不予承认。不过，由于印度政府同爱弥尔之间交换了照会，阿富汗委员最后接到一幅“喀布尔协定”的地图，这是谈判中的一个转折点。

开始标定边界——尽管阿富汗代表经常提出反对，这时总算能够开始标界了。他害怕爱弥尔发怒，爱弥尔显然想欺骗英国人，有时偶而还伪造

假文件。这个地区从未经过探测，但又必须进行测量，因此困难就更多了。

幸而冬季将至，不仅山地无法通过，商队供应也将被切断，因此使局势有所缓和，并减少了许多令人厌烦的反对意见。最后，边界终于标定了，按时越过火者·阿姆伦山脉；英国委员直下平原，于圣诞节前夕到达了新恰曼——时间在工作开始后的第九个月。

签订第一段的协议和地图——尽管阿富汗委员制造了无穷无尽的麻烦——他想夺去新恰曼供水的源泉——1895年2月底，这位阿富汗委员终于在有关这段边界的最后协议和地图上签了字。然后他离开了。

新阿富汗委员——爱弥尔指定努尔查依·杜伦尼部族的酋长“锡尔达尔”穆罕默德·乌马尔·汗为第二段边界的新代表，后者于3月初同麦克马洪在新恰曼会晤^①。由于有关的人耍弄阴谋，他企图重新提出业已解决的有关新恰曼附近的边界问题，但遭到麦克马洪的坚决反对。

^① G. P. 泰特的《俾路支斯坦的边界》一书，曾评述了这次界务委员会的第二段的情况和锡斯坦使团的情况。

使团暂时解散——不过，他的态度已使工作进展遇到极端困难，一个多月才将边界标定到离新恰曼大约三十哩的地点。由于阿富汗委员的无理要求，情况变得简直毫无办法，此人虽然愿意接受麦克马洪的建议，但由于爱弥尔派来作为他的属员的头人的反对，他不敢这样做。结果，英国使团于6月暂告解散，让印度政府去与爱弥尔谈判。

使团恢复工作和新的困难——1896年1月，委员会重新恢复工作，然而又遇到同样困难。〔印度〕总督已将伊尔塔兹“卡里兹”（沟渠）割让给阿富汗人，而爱弥尔考虑到上述让步时，曾同意边界应以点与点之间的直线为准。可是，他对他的委员仅这样指示：“他应该使用智谋，并小心不要受骗。”

边界标定到罗巴特——关于巴赫拉姆·恰赫地区的问题，经过了多次讨论，但阿富汗人的供应除了由英国人提供的以外，实际上已经中断，想急于结束工作。因此，边界最后才标到了供水良好的罗巴特。

越过沙漠——从罗巴特起决定由两委员率领一些小组去库赫—依—马立克·希亚赫山。从一

个有水源的地方到下一个有水源的地方，相距五十哩到七十哩不等，须由可怜的骆驼载运两三天的用水。由于久旱，骆驼赖以食之的灌木丛早已干枯，一点水气都没有，叫骆驼折磨得够呛。为了避免白天的炎热，于是在夜间行军，但因缺少胜任的响导以及沙漠风暴湮没了商队行迹，几乎使双方的个别人员遭到伤亡，而白天则热得要命。角蝮蛇和其他毒蛇在干燥的俾路支斯坦遍地横行，有好几次幸免其害。

库赫—依—塔夫坦山——委员们接近波斯边界时，高达一万三千二百七十呎的库赫—依—塔夫坦山的雪白顶巅已遥遥在望了。到达边界时，甜水供应相当充足，还买到了一些绵羊。麦克马洪提到过，在九个星期里，在这个荒凉地区总共才看见过三个居民！

库赫—依—马立克·希亚赫山树立标界石堆——其次访问了题语中提到过的宽约二十五哩的咸水湖高德—依—齐拉湖。长达两年的工作实际上到这时才完成了。1896年4月16日，在三个国家交界的山顶上，一个巨大的标界石堆在一片欢呼声中树立起来了。两位委员在罗巴特再次举行

会晤。这段长达四百七十哩的边界线的最后协议和地图，于 1896 年 5 月完成和签字了。

结果——从 1894 年 3 月至 1896 年 5 月，经划线定界的边界全长为八百哩。关于取得新恰曼这个铁路终点问题——不仅涉及到杜伦德所谈判的水源供应问题，而且使新恰曼在将来有充分发展的余地——可能是留待解决的一个最重要的军事问题。不过，将恰盖并入英属俾路支斯坦，这是相当重要的，尽管提出过抗议，该地多年来还一直被爱弥尔所占据。

对阿富汗的好处——对阿富汗的好处也是相当多的。没有比有争执的边界，更能成为相邻两个民族互相敌对的原因了。而在漫长的边界线上，一旦清除了这个原因，并将双方部族逐步纳入两国政府管理之下，从而也就促进了和平与进步。

总而言之，俗语说得好：“全能的真主创造世界时，俾路支斯坦就是用废料造成的。”只有象我亲自在这个沙漠地区作过广泛旅行的人，才能理解获得食物、饲料和牧草的经常性困难，同时极其稀少的水源，经医学分析后，几乎一成不变地被说

成是不能饮用的。两个委员会的各成员由于在艰苦和危险的面前，胜利地完成了这个最重要的任务，应该给他们记一大功。

锡斯坦仲裁委员会——1903年1月，麦克马洪已担任英国委员兼阿富汗和波斯对锡斯坦这个三角洲行省提出的领土要求的仲裁者，率领使团离开了基达。在第三十六章中，我曾叙述过曾将赫尔曼德河确定为边界的戈尔德斯密德使团的情况。它还模糊地规定库赫—依—马立克·希亚赫山作为向南的“一个适合点”，而“从‘纳伊扎尔(Naizar)’或‘芦苇区’到邦丹附近的库赫·希亚赫山划一线，构成西北的终点”。正如已经叙述过的，戈尔德斯密德将军曾遇到地方当局和波斯委员的严重阻难，未能了解这个地区的全面情况。当时的实际情况就是这样，一直未发生严重的地方纠纷，直到1896年赫尔曼德河改道西流，并出现了一条被称为卢德—依—帕里安的新的主要河道，这才使事态有了新的发展。

1899年的局势——1899年我在锡斯坦建立英国领事馆时，我很快就认识到赫尔曼德河的改

道，已产生了一个全新的局势^①。我曾在种植地区广泛游历，并越过卢德—依—帕里安，进入米安·康基区，该地被高约二十呎的桤柳树密密层层地掩盖着。这里从前居民稠密，可由四周许多高约八十呎的土丘——其中有些即是往昔设防的村庄的废墟——得到证明。

我到达一条宽约三十呎的干浅河床时，最初即怀疑响导说的这就是赫尔曼德河旧河床的说法。但是，对于这种说法也好，或者对于名为锡克萨尔的地方至今仍被当作边界的标记这个事实也好，毕竟都是无可置疑的。从一个叫做塔帕—依—提拉的低丘向北纵目望去，若干哩之内尽是覆盖着干芦苇根的旱地。由于缺乏生命赖以存在的水，四周只有死一般的沉寂。

俄国人的阴谋——假使米勒先生不在1900年来到这里的话，看来阿富汗人与波斯人之间不可能发生严重的争执——我在锡斯坦时就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争执。米勒先生作为俄国领事，使出了他的全部解数在两国之间挑拨离间，希望他因此能够被指派来解决他们的分歧。由于他的阴谋所

^① 《波斯万哩行》，第 361—393 页。

引起的紧张局势，一位波斯委员雅明一依一尼扎姆奉令前来同阿富汗委员、赫拉特的穆沙·汗来解决边界争执。后者试图要同波斯委员会晤，但毫无结果，波斯委员对他十分无礼，何况恰干苏尔总督又占领了米安·康基的一个重要的波斯村子，使事情达到了高潮。这一事件使局势变得确实严重，波斯政府根据 1857 年条约第六条，要求英国人出面干预。以后，阿富汗和波斯政府均同意仲裁，并有向英国外交大臣申诉之权。

英国使团的组成——使团包括十一名英国军官，和二百名步兵、六十名骑兵组成的一支护卫队。全部实力计有一千五百名官兵，一百五十六匹马，二千二百匹辎重骆驼，五十匹乘骑骆驼。此外还包括测量员、测水平人员、制图人员等大批属员，同时还有各种行业的熟练工匠，以便群策群力地去完成他们极为艰巨的任务。这次无意让陛下的委员受到当地官员不友好的嘲弄和阻挠^①。

使团到锡斯坦的行程——使团于 1903 年 1 月 13 日冒着严寒离开了基达，2 月 4 日到达赫尔

^① 参看亨利·麦克马洪爵士：《最近在锡斯坦的测量与探险》，原载《地理杂志》，1906 年，9 月号，10 月号。

曼德河畔的火者·阿里时，受到了阿富汗人的隆重接待。再往前行，到了鲁德巴尔，阿富汗委员、恰干苏尔总督、“阿訇扎达”^①法基尔·穆罕默德·汗加入了使团。2月20日，使团在班德—依—锡斯坦对面的花布加赫扎营。爱弥尔为了表示友好，曾派一队阿富汗骑兵和步兵担任英国委员的个人卫队，同时，使团的成员逗留在阿富汗境内时，都作为爱弥尔的贵宾受到殷勤款待。

俄国人继续耍弄阴谋——正如前述，关于锡斯坦边界及灌溉渠道的争执，主要是由于俄国领事米勒先生^② 恶意挑唆的结果，他原先希望以此为俄国出面干预寻找机会。可是，当这些争执已被提交英国政府之后，俄国却竭尽全力说服波斯退出仲裁。他们一方面把分歧的重要性说成是微不足道的，另一方面又通知波斯人说，英国人无疑想夺取这一肥沃的省区，或者此计不成，即将该省的大部分割让给阿富汗。俄国人要求他们有权在使团内说明自己的主张，但被英国人拒绝了，麦克

① 阿訇扎达(Akhundzada)，意为阿訇之子。——译者

② 米勒先生曾于1904年在克尔曼建立俄国领事馆，他在那里也相当起劲地大搞反英阴谋，但毫无成就可言。

马洪接到过这样的指示。

俄国人在这方面遭到失败后，即让波斯委员雅明—依—尼扎姆与“卡尔古扎尔”（Karguzar）即“外交部代表”回想到当年戈尔德斯密德使团所遭到的屈辱，并且劝告他们再次采用同样的策略。碰巧，这位外交部代表就是那位刁难的马苏姆·汗的侄子，而他的助理又是那位官员的儿子！总之，这位俄国代表在波斯委员们的怂恿帮助下竭尽全力来促成使团的失败，让英国人的仲裁变成一场滑稽戏。

波斯官员们的要求——当仲裁使团到达锡斯坦时，波斯委员们得到本国政府通知，说仲裁范围仅限于水的问题。但是，麦克马洪坚持要他们陪同他沿着有争执的那部分边界实地考察。他们争论说，弗列德里克·戈尔德斯密德爵士裁定的地图并没有任何权威性，同时，从库哈克以南到库赫—依—马立克·希亚赫山这一段边界不应该成为一直线，而是应将塔拉昆这块地方包括在内。边界向北，则应循着赫尔曼德河和锡克萨尔河道，由此向北至湖的北沿，然后到达希亚赫·库赫山。

阿富汗的要求——相反，阿富汗委员则认为，

戈尔德斯密德裁定的地图上所标明的界线，却是有关这个问题的唯一权威。各种观点可以概括如下：波斯人是根据他们自己对裁定书的解释提出要求的，并且完全无视仲裁地图，而阿富汗人则对裁定书一无所知，但坚持要严守地图规定。

麦克马洪作出的决定——麦克马洪曾下令对这个地区重新进行大规模的测量，并以此为根据，不顾由于景色全部改观所造成的各种困难，他决定划一条满足了戈尔德斯密德所规定的各条件的线。从库哈克起向北，一直到米安·康基之前，并没有发现什么边界问题。阿富汗人曾在米安·康基侵占旧赫尔曼德河以西的地方，麦克马洪决定利用与锡克萨尔平行的一些土丘：塔帕—依—提拉、塔帕—依—沙拉基与塔帕—依—库尔基，因为赫尔曼德河的旧河床已经变窄，成为一条干涸的小沟，不宜作为边界线了。沿着一个沙嘴——沙嘴曾作为颇费讨论的议题，包括一个可怜的名叫塔克特—依—沙的村子在内，并终止于沙耳加米——继续向北行，他决定在这块沙地以东划一线，以便从沙耳加米一直到希亚赫·库赫山的终点，后者又称为纳尔·阿胡。从库哈克向南，他决